

收藏家



〔英〕 约翰·福尔斯 著

司念堂 王小萍 文晓 毛永波 译

收藏家

066274

作家出版社



女子学院 0092785

京新登字第186号

JOHN FOWLES: THE COLLECTOR

本书译自英国Cape (Jonathan) Ltd., 1963

收 藏 家

作者: [英] 约翰·福尔斯

译者: 司念堂、王小萍、文 晓、毛永波

责任编辑: 刘 方

装帧设计: 董学军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电话: 5005588转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印刷: 北京东光印刷厂

经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 787×1092 1/32

字数: 200千

印张: 9,75

插页: 2

印数: 0001——10,100册

版次: 1992年2月北京第1版 第1次印刷

ISBN 7-5063-0581-X/I·580

定价: 4.90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1

她家在市政厅的对面，在她从寄宿学校回家的时候，我几乎天天都能看到她。她和她妹妹进出得很频繁，还常有一些小伙子伴着。当然，那些小伙子我不喜欢。我忙完那些卷宗分类帐，空闲时，常站在窗边俯看下面的街道和人群，有时也能看到她。晚上，我在观察日记上记下对她的观察，开始时用×表示她，后来知道了她的名字是由M开头的。在大街上我也见到过她几次。有一次，在克罗斯菲沃德大街上的公立图书馆门前，我正好站在她的后面。她一眼也没看我，我却一直盯着她的后脑勺。她那长长的、直拖到腰间的独辫，像茧丝一样柔软，还有淡淡的光泽。那辫子有时在胸前，有时在背后，有时又盘在头上。只有一次，那还是她成为我这里的客人之前，我有幸看到她披散着头发，美妙得像条美人鱼，使我目瞪口呆。

还有一次，是一个礼拜六，我去自然历史博物馆，回来时和她同乘一列火车。她就坐在离我只有三个位子的座位上，还向我这边斜靠着，看着一本书。我美美地看了她三十五分钟！

我总觉得，她是我要捕捉的一个珍稀之物，每当我小心地接近，心里总是呼呼地跳，我觉得她像一片淡黄的蝴蝶，飘忽不定，难以捉摸，又是那样文雅优美，无与伦比——不像别的姑娘，哪怕是那些非常漂亮的姑娘。她简直就是为真正的鉴赏家生就的。

她在学校时，我还不知道她是谁，只知道她父亲是格雷医生。在一次昆虫研究学会的集会上，无意中听说她妈妈似乎是个酒鬼。有一次在商店里，我听到她妈妈说话，带着故作文雅的口调。可以看出，她是酗酒类型的人，个性很突出。就这些。

啊，当时在我们的地方报纸上，有一则她获奖学金的消息。她多么聪明！她的名字也和她一样漂亮——米兰达。从此，我知道了她是在伦敦学习艺术。那则消息使得事情变得大不一样了，我们从此就像更加亲近了，当然，我们实际上仍然是互不相识。

我也说不清是怎么回事，在第一次见到她时，我的直觉就告诉我她就是那唯一的一个。其实，我并没有发疯，知道那只不过是一场梦，而且，若不是有了钱，这个梦还将永远做下去。我常常为她做着白日梦，编造各种传奇故事：我和她在某地相见，做了她极为赞赏的事情，终于娶她为妻……等等。没有任何齷齪的想法，直到发生我后面将提到的那件事情。

在我的梦想中，她画画儿，我搞我的收藏，她忠贞不渝地爱着我，欣赏我的收藏，为我的收藏品绘图、着色。我们在同一间大房子里工作，那房间在一所漂亮的、时髦的大楼中，房间的玻璃窗宽敞明亮。在昆虫研究学会的集会上，我

没有因担心出错而沉默不语，相反，我和她是集会的男女主持人。她那亚麻色的金发和灰色的眼睛使她格外漂亮。在场的小伙子嫉妒我，但也只能气鼓鼓地干瞪眼。

只有在我看到她 and 那个年轻人在一起的时候，我对她那美妙的梦想才像泡沫一样地破碎了。那年轻人是一个公立学校的高谈阔论式的人物，他有一辆双座轻型汽车。有一次，在巴克雷，我站在他后面等着付款，听到他说道：“啊，要五镑一张的票子！”可笑的是，那只是一张十镑的支票。他们的举动都是那种样子。啊，在城里，我还常看到她坐进他的车里，或者和他一起从车里出来。碰到这样的时侯，我在办事处里对同事便非常暴躁，也不在昆虫观察日记里记录×的情况（这些都是在她去伦敦以前，那以后她就再没和他来往了），还尽做些白日梦，梦想着：她向我哭泣，下跪。有一次，我梦想打了她几个耳光。像某个电视剧里一个小伙子对一个跪着哭泣的姑娘那样。也许一切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一九三七年，我父亲死于车祸，那时我才两岁。父亲是一个酒徒，可安妮姑妈总说那是我母亲造成的。他们从没告诉我真正发生了些什么，不过，妈妈只想过安逸的生活，她很快就出走了，把我交给了安妮姑妈。梅布尔表姐有一次（那是我们小时候的一次吵架）说我母亲是大街上的荡妇，被一个外国佬拐走了。我很傻，当时还跑去请求姑妈能否把这丑事掩盖起来。当然，她也那样做了。现在我无所谓了，即使她还活着，我也不想去见她。对此我已毫无兴趣。安妮姑妈也总是说不用听那些闲言碎语，她说得对。

这样，我就和梅布尔表姐一起，由安妮姑妈和迪克姑父养大。安妮姑妈是我父亲的姐姐。

我十五岁时，迪克姑父也死了。那是一九五〇年，我和他一起到图灵水库去钓鱼。像平时一样，他钓鱼，我带着网纱和其它工具去捕蝴蝶。当我回来准备和他一起午餐时，看到他那里围着一群人。我还以为他钓上了一条大鱼呢，可原来他是中风了。人们把他抬回家时，他已说不出话，也认不出人了。

我们在一起的那些时日，啊，不，准确地说，不总在一起，只是出门、回家、午餐在一起，我总是离开他去捕捉蝴蝶而让他一个人独自垂钓。尽管如此，那些时日也还是我有生以来最愉快的时候。我小时候，姑妈和梅布尔总是鄙视我收集的蝴蝶，但迪克姑父却为我辩护，他很赞赏我那数量颇丰的标本。在我弄到一种新的蝴蝶时，他也和我一样的高兴，还会坐下来观看那张开的或干透了的翅膀，欣赏那些优美的姿态。他还让我在他的棚屋里存放虫罐，我获得业余蝴蝶爱好者奖时，他还背着姑妈塞给我一个英镑。啊，我再也说不下去了，他就像亲生父亲一样待我。当我手上拿着那张支票时，我想到的只有他（当然除米兰达之外），我愿意给他买最好的鱼杆和鱼具，愿意买任何只要是他想要的东西。可是，一切都不可能了。

我从满二十一岁的第一周开始赌博，每周总是下同样的五便士的赌注。老汤姆和克罗奇雷也下和我一样的赌注。有一些姑娘把钱集起来凑成一个大赌注，也来和我一起下注。但是，我还是单独干。我不喜欢老汤姆，也不喜欢克罗奇雷。

老汤姆是个谄媚的家伙，总是巴结奉承地方政府财务官员威廉斯先生。克罗奇雷则是个一肚子坏水的性虐待狂。他从来不放過拿我的爱好开玩笑的机会，特别是旁边有姑娘的时候。“弗雷德看上去无精打采，原来是和一个傻妞儿混了个周末。”他经常这样说：“我昨儿晚上看到你和一个花蝴蝶浪蕩娘儿们在一起，她是谁呀？”老汤姆在一旁窃笑。琼，克罗奇雷的女友也傻笑着。她是个清洁工，却常待在我们办事处，和米兰达完全不一样。我最厌恶那些粗俗的女人，特别是粗俗的姑娘。因此，我总是自己干自己的，不理會他们。

那张支票是七万三千零九十一英镑，还有几个先令和几个便士的零头。当赌场的人们证实这确实无误时，我就立即给威廉斯先生打电话辞职。尽管他一开口就说很高兴，但我知道他实际上很气愤。他还说其他的人也会很高兴，其实，那也是不可能的。他还建议我向地方当局的地产投资百分之五。市府的一些人都有失常态。

在假情假意祝贺完了之后，我照赌场里人的建议，和姑妈、梅布尔一起直接搬到了伦敦。我送给老汤姆一张五百英镑的支票，请他分给克罗奇雷和其他人。我没有回复他们的感谢信。可以看出，他们把我看成了一个吝啬鬼。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米兰达。在我赢钱的那段时间里，她一直在家里度假。我只在一个星期六的上午看到过她一次，一个美妙的上午。我们在伦敦的时间都白白地浪费了，我还以为我将永远再也见不到她了。不过，我想到我已经是一个大富翁了，作一个丈夫也是很出色的。但是，我明白这只是一个笑话，人们只为爱情而结婚，特别是像米兰达这样

066274

的姑娘。有几次，我甚至想到我或许能把她忘掉。可是，忘掉不是一般人能做的事情，你也许可以，但我绝对不成。

如果你像今天的大多数人那样，不顾道德地捞钱，而且真的捞到了大笔钱，那么，我能想象到你一定过得很快活。但是，我可以无愧地说，我从来就不是这样的。我在学校时，从未受过任何处罚。安妮姑妈是个新教徒，她从不强迫我进教堂或做类似的事情，可我还是在这种环境和气氛中长大成人，尽管迪克姑父经常悄悄地上酒馆。

我离开军队以后，费了一些口舌，姑妈又让我抽烟了，只是不高兴而已。有了那些钱之后，她还老是不停地说乱花钱有悖她的原则。梅布尔则在背后嘀咕，我还亲耳听到过几次。可不管怎么样，钱总是我的，也是问心无愧得来的。她可以要她想要的任何东西，也可以任何东西都不要，反正在新教徒中关于接受礼物没有什么规定。

这种家教给予我的所有结果就是，不嗜烟酒，但是在军队中我却醉了两次酒，特别是在德国的时候，不过，我没有碰过女人。在米兰达之前，我没有想过女人，我知道自己没有什么能让姑娘们动心的地方。而像克罗奇雷那样的家伙，尽管在我看来十分粗俗，却是和姑娘们打交道的行家里手。安耐克斯的一些姑娘也实在令人作呕，她们的风骚只能打动他。一些兽性行为我实在忍受不了（我很高兴这样，如果有更多的人像我一样，我相信这个世界也会更好一些）。

在你没有钱时，你考虑问题和有了钱之后就很不一样。我所要的，只是我所应有的，没有任何过分之处。可是，在

旅馆里，我们很快就会明白，他们只是表面上尊敬我们，仅此而已。实际上，他们鄙视我们有那么多钱而又不知道怎么花。在背后，他们还是把我当作一个小小的职员。浪费钱财也不会有什么好的转变，一旦我们真的大把大把花起钱来，你会立刻看到他们将怎么说：别蒙我们了，我们知道你是个什么东西，你为什么不滚回你原来的地方去呢！

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们到一家豪华饭店去吃饭，那饭店是赌场的人给我的一份餐馆名单上的一家。饭店的饭菜棒极了，我却食而不甘其味。因为，人们都那样古怪地看着我们，那些势利的外国侍者也是那样地招呼我们，甚至那房子里的每一件东西都似乎十分瞧不起我们，这只不过是因为我们没有受过他们那种教育。有一天我看到一篇关于现时社会等级的文章，我对此真是感受最深的了。我认为伦敦变得只适合于这些人：他们的行为就像公立学校的学生一样，你如果不是从小就已习惯，或是没有那种十足的文雅腔调，你就会无立足之地，我的意思是指伦敦富有的人，当然也就是伦敦西区人。

有一个晚上，是在豪华饭店吃晚饭后的一個晚上，我感到十分抑郁，对姑妈说我想去溜达溜达，我就去了。我游荡着，突然想到我或许需要一个女人，我的意思是说我应该去了解了解女人。这样，我便拨了一个电话，号码是在接受支票的仪式上一个家伙给我的，他当时说：如果想来一下你知道的那回事儿，就用这个。

一个女人回答说：“我已经有约会了。”我问她是否知道别的号码，她给了我两个。于是，我要了辆出租汽车绕到第

二个地方。除了浑身不适，我不想说到底发生了些什么。我尽量装得像老手一样，但太紧张了，那女人一看就明白。她老了，面貌丑陋，举止猥亵，可怕，真是可怕之极。她像已经被“用旧”了的标本，憔悴粗俗，使你望而却步不想收藏。我觉得米兰达正看着我待在那里的样子，于是自语道：我想那样做，但那使人不舒服，因此就不再坚持了。

我不是那种生来就爱出风头的人，我从来不那样。但我很有抱负的，他们也都这样说过。克罗奇雷经常对我说：当今之世，你应该好好发奋，不断高升，看看老汤姆，看他已达到了什么地步！克罗奇雷非常圆滑，他能看透你的真实想法，他知道恰到好处地巴结人，更知道巴结人会得到的好处，对威廉斯先生就是一例。我在问讯处工作时，威廉斯先生有一次对我说：要灵活一些，克莱哥，人们喜欢微笑，有时还喜欢一点小玩笑，我们不可能生下来就都具有这种天赋，像克罗奇雷，但我们可以努力嘛！这，你是知道的。他的话使我愤慨之极。可以说，我烦死市政厅了，我必须离开它，到别的无论什么地方去。

我和其他人并没有什么不同之处，下面的事情就可以证明这一点：我对安妮姑妈感到厌倦，而开始对那些裸体女人和类似的书刊感兴趣，这种书刊在索奥的一些商店里可以买到。我本可以把这种书刊藏起来，但还是担心被姑妈撞见而不敢去买。我一直想从事摄影，为此立刻买了一部莱卡照相机，还配了很好的长焦镜头和全部照相器材。我主要是想像著名的贝奥福伊先生那样，拍摄蝴蝶的生活照片。不过，在

我开始野外采集工作之前，常常为那些正在交尾的蝴蝶感到惊奇。它们那份亲热、熟练劲真有点让人不好意思。当然，我把这些情景也照了下来。

在所有的事情中，最使我难办的就是和女人打交道。例如，安妮姑妈一直想漂洋过海到澳大利亚去看她儿子鲍勃和史迪夫叔叔一家。史迪夫是她弟弟。她想要我一起去。可是，我已下过决心，再也不想与她梅布尔待在一起了。这并不是恨她们，你很快就会比我更清楚地看出她们是什么样的人。她们是什么样的人最明显不过了，就是那种出身低微、从未出过家门的人，完全是妨碍别人的人。她们不管干什么事情总希望我和她们在一起，如果我离开她们哪怕只一个小时，她们也希望我能告诉她们，我在这一小时里干什么去了。在上面提到的那一天之后，我坦率地告诉她们，我不去澳大利亚。她们对此反应似乎还很平静，我想，她们有的是时间去认为我这样只不过是为了我的钱。

第一次去找米兰达是送走姑妈几天之后，准确地说，是五月十日。我回到伦敦，没有任何打算。我曾告诉姑妈和梅布尔说我可能要到国外去，但还未确定。这可把姑妈吓坏了，在她们临行前的晚上，她郑重其事地对我谈了一通，希望我不要急于结婚，特别是在她看到新娘之前。还说了一大堆关于我的钱、我的生活、我的慷慨大方等等。

其实，我看得出她真正担心的是我和某个姑娘结婚之后，她们将失去她羞于开口要的那些钱。我并不责怪她，这也是很自然的，特别是有一个残废的女儿就更会这样。我想，像

梅布尔那样的人，应该超脱于一切痛苦，不过，那是另外的问题。

我计划想做的（在准备中，我已经在伦敦买了最好的设备）是到某一个地方，那里有罕见的或畸变的蝴蝶，搜集一个专门的系列。我是想找到一个愿意呆多久就呆多久的地方，在那里出外采集、拍照。（在姑妈她们走之前，我曾受过驾驶训练，并买了一辆特制的带篷的货车。）那里有很多我所需的品种，比如燕尾、黑辫子、大海洋、罕见的豹纹斑，如“石南”，“戈兰瓦尔”等这些品种有很多采集者一生也只能碰到一次。此外，还有各种蛾子，我认为自己能把它们采集到。

我现在想说的是突然之间使她成为我的客人，这是我得到那笔钱时所没有想到的。

避开了姑妈和梅布尔，我把所有我想要的那些书都买来了。哦，当然啦，其中有一些我根本不知道的东西，我实际上讨厌的东西。我想，这些东西把我陷在旅馆里了。这些东西和我以前梦想的米兰达和我的情景大不一样。忽然间，我发现自己对米兰达的思念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好像我们不是住在只几哩的范围之中（当时我已搬到了帕丁顿旅馆），我也无论如何找不到她住的地方。其实，这很简单，我在电话簿里就找到了色雷德艺术学校的地址。

一天上午，我待在车里等在学校外面，篷车是我最大的一件奢侈品，车篷里有一个特殊装置，有一张旅行床，可以放下来睡觉。我买这篷车，是为了到乡下去携带我所有的东

西方便。我还想，有了车，在姑妈和梅布尔回来后，我也用不着老是带着她们。我并不是要用它才买的，只不过是一个突然闪过的念头。

第一天上午没有见到她，但第二天终于见到了。她和一群学生一起出来，都是一些小伙子。我的心跳加快了，同时感到很虚弱，本来已准备好了的照相机也不敢用。她还是那老样子，还是穿着平跟鞋，走路的姿态灵巧轻盈，这样使得她不似大多数姑娘那么装模作样。她走路时，就像一只鸟儿，并不把周围的男人放在眼里，只和一个黑头发的家伙交谈。那家伙头发剪得很短，手指瘦小，很有一点艺术家的派头。他们一共六个人，但后来她只和那个黑头发的家伙横过街道那边去了。我跳出篷车，跟着他们。他们没走多远，进了一家咖啡馆。

我也进了那家咖啡馆，当时也不知为什么，就像突然被某种东西拉进去似的，不由我自主。咖啡馆里挤满了人，主要是些学生、艺术家和诸如此类的人物。他们看上去都像“垮掉了一代”，使我记起一些墙上画的怪诞的面孔，让人想到非洲人。

因为人太多，声音嘈杂，我又非常紧张，没有一下子找到她。她正坐在后边的第二间屋里，我坐在一个靠柜台的凳子上，从那里可以看到她。我不敢老是看她，那间屋子里的光线又非常暗淡。

后来，她正好站到了我的旁边，我一直装着看报纸，所以竟没看到她站起来了。我感到自己的脸红了，盯着报纸上的铅字就是一个也看不进去。我不敢稍微瞥她一眼，因为她

几乎就要碰到我了。她穿着方格连衣裙，是墨绿和白色的方格，露着黝黑的手臂，她的头发全都披散在背后。

她说道：“珍妮，我们几乎破产了，小天使，给我们两支香烟吧！”柜台后面的一个姑娘说了句“下次可不行！”或别的什么，她说道“明天，我发誓！”接着又说了句“上帝保佑你！”这时那个姑娘给了她两支香烟。这一切只不过几秒钟的时间。她又回到了那个黑头发的家伙那里。听到她声音，使她从一个梦幻中的形象变成了一个真实的人，我说不出在她的声音里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当然，她的声音听起来很有修养，不是那种市俗、装腔作势味。她要香烟，不是乞讨，也不是命令，非常自然，使你没有任何优越的感觉。可以说，她说话和她走路一样的轻巧。

我以最快的速度付了帐，回到篷车上，驱车回到克莱默恩我的房间里。我极为不安，部分原因是她竟没有钱，抽两只烟还要向别人借，而我却有六万英镑（给了安妮姑妈一万镑）准备奉献给她。我有一个感觉，只要能了解她，使她高兴，做她的朋友，能够正大光明地看她而不是偷偷地窥视，我什么都愿意做。为了让她知道我是怎样的人，我把带在身上的五张五镑的钞票装进一个信封里，写上：色雷德艺术学校米兰达·格雷女士收……当然，我没有寄出去。如果在她拆信时我能看到她的面部表情，我才会寄去。

有一天，我第一次想象怎样把梦想变为现实。我的梦想是，开始，她在某个地方遭到一个男人的袭击，我冲上去救了她，接着我又莫名其妙地成了攻击者，只是没有伤害她。我捕到她，用篷车把她带到一间偏僻的房子里。在那里，我

以一种舒适的方式监禁她。后来，她逐渐地理解了我，喜欢上了我。接着，我的梦想便更进了一步：我们住在一所漂亮、时髦的房子里，结婚、生孩子，拥有一切需要的东西。

这种幻想紧紧缠绕着我，使我夜里失眠，白天做事心不在焉。我滞留在克莱默恩，一切都停留在梦幻之中。当我假设这一切会真的发生时（当然，我这只是一种假设），我便开始设想具体的方案和办法，诸如怎样实施等一些具体问题。所有的事情我都必须考虑周到、安排妥当。我想，如果只在一般情况下，她是绝对不会了解我的。但是，一旦她和我在一起，她就会发现我的优点，进而理解我。总之，得想办法让她理解我。

我开始着手做的另一件事情是阅读上流报纸，为了同样的目的，还上国家美术馆和塔特美术馆。我并不喜欢这些东西，它们就像自然历史博物馆昆虫陈列室里陈列的外国昆虫，种类看起来很漂亮，但我不懂。我的意思是我对它们的了解远不及对英国的昆虫了解得那么深刻。尽管如此，我还是去看，那样我和她交谈才能不显得无知。

在一份周报上，我看到了一则用大写字母刊登的房屋出售广告。我并没有仔细看它，但在翻页时，“远离疯狂的人群”几个大字刚好吸引了我的视线。正是那样！广告写道：

老式别墅，位置僻静迷人，带有大花园，离伦敦一小时汽车路程，离最近的村庄两哩……等等。

第二天上午，我开车去看了那房子，并向刘易斯房地产

代理处打了电话，约他们派人到别墅见面。为此，我还买了一张萨色克斯地图，只要付钱，就能买到。

别墅已非常古老了，梁架发黑，外面泛白，石瓦也十分陈旧，整幢房子孤零零地立在那儿，我想说不定哪个地方会塌下一块的。我车开到门前，房地产的代理人从里面走出来。我以为他比我大，但实际和我同年，他那模样，完全像个公立学校的学生，说话也是那种玩世不恭的油滑腔调。看他那情形，似乎搞房地产生意和在商店卖东西有很大区别，在商店卖东西有损身份，只有搞房地产生意才像样子。他还爱管别人的事，竟开口就劝阻我不要买的好。我可不听他的，既然来了，就得到处都看看。因此我就直接走进了房里。房间并不多，但装修得很好，结构也很合理，有电，还有电话等等。也许某个退休的海军上将或别的什么人曾买过这房子，后来死了，下一个买主也意外地死了，所以才登出售广告。

我想说，我实在不是想在那里安置一个神秘的客人，我真的说不出我到底有什么意图。

我就是不知道。人们现在做的事情往往使以前的事情变得模糊不清。

那家伙想知道我是否只是为我自己买房。我告诉他说是为姑妈买的，这是实话，我是想等她从澳大利亚回来时让她大吃一惊。

他还想知道我买房的款项怎样筹措。

为了压压他那副傲气，我说我刚刚有了一大笔收入。这时我们正在下楼，他说了句“一切都看过了。”我想再煞煞他的傲气，说这房子还不够大，我并不想要。这时他说道：